

有所思

朱中仕

话的说法

“话有几说,理有几讲”;“会说话让人笑,不会说话叫人跳”……这些俗语足显说话是门技术活,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内涵。

探讨说话问题,得先说语言。人类是凭借镜像神经元系统模仿和感知别人感受的,使用语言进行思维和交流,这些独特禀赋激励原始祖先在物种层面上自我跃升(主动脱离一般动物物种)。现代话语哲学认为人类语言(话语)是创造世界的物质力量:“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。”([奥]维特根斯坦《逻辑哲学论》)词语勾画意象,形成图景,触发神经感受和心性情,产生“良言温心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”的效应。话语不仅呈现思想,传递语意,还是最佳营销手段。历史上最善这手的当数三国时期的刘备,他逢人开口便是:“在下刘备,中山靖王之后……”久而久之,在世人心目中就形成了此乃刘姓皇室之正统嫡后概念。一旦形成概念,“它像伸开的鬼臂搂着人们,把他们推向原本不想去的地方。”(尼采《权力意志》)

所以说,话语力千钧。虽人人会说话,但要把话说好了,说出预期效果,确非易事,确有学问。那咋能把话说好呢?

总体而言,主要根据话语内容、话语对象和话语情境选择怎么说。

一是谁来说。话语人身份与话语力量密切相关,话语人资格要与话语内容及话语对象相匹配,即所谓的“名不正言不顺”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四回写孙权索要荆州不得而设计赚刘备入赘东吴以作人质,诸葛亮将计就计,着赵云孙乾两千将率五百兵士披红挂彩拥刘备浩浩荡荡往东吴娶亲,到达南徐州后刘备牵羊担酒拜请乔国老人见吴国太(一对老亲家),一贺二说三帮腔,最后真的让刘备娶得孙夫人。要是换了别人去说,定是棒打出门。

二是说什么。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里阐明了“人:思维着的精神!”通俗地说,就是所有人都是有思有想的。故而不论在什么场合、面对什么对象,说话者第一考虑的是要说别人很想听到的话,否则,难以达到说话效果;其次是要说于事有补的正能量话,不要整天懊丧晦气地怨天尤人,尤其是对老人小孩要多说抚慰鼓励的话;再次是要说适合具体情境的话,最最基本的是“喜事不说丧话,丧事不说喜话”;最后是要不说忌讳的话,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百姓说“秃子面前莫谈灯”。少小时过年,为了讨吉利,大人会

叫小孩年初一早上起来不说话,就是担心小孩不知道说什么为好。

三是怎么说。有户人家请客,当然有主客有陪客,陪客都到了,但主客姗姗来迟,主人很着急,随口而出:“该来的没来,不该来的全到了”,弄得众人不悦。心理学家研究表明,网聊中回复“嗯嗯”比回复“嗯”的亲感和感强43%。怎么说直接关系到话语效力。

一种是真诚地说。真诚永远是博弈的占有策略。真假别人是看得出来的(不自觉地借助镜像神经元系统),说假话做假事最终是要赔本的。要真诚地说,首先要内心真诚,心不诚则话难实;要神情专注,眼神真挚,面带微笑,注视对方,不能心不在焉,顾左右而言它;要等对方把话说完,首肯对方所说,然后再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。

一种是正义地说。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。话语正义是正义的语态环境,是正义的思想先导。《史记》载赵王赴渑池会秦王,秦王酒酣,曰:“寡人窃闻赵王好音,请奏瑟。”于是赵王鼓瑟。秦御史书作“某年月日,秦王与赵王会饮,令赵王鼓瑟。”挺直知识分子脊梁的蔺相如不干了,前曰: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,请奉盆缶秦王,以相娱乐。”秦王怒,不许。相如曰:“五步之内,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。”秦王不怪,为一击缶。相如召赵御史书曰:“某年月日,秦王为赵王击缶。”相如之浩然正气直冲云霄,传诵千古。

一种是幽默地说。幽默是智慧的语言展示,是思想、学识、智慧和灵感的结晶,是一种亲和力,拉近人际距离。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智慧幽默的高手。1930年底,毛泽东有一次陪贺子珍到卫生所看病,见到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,就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“钱昌鑫。”“是哪几个字?”“是金钱的钱……3个金字的鑫。”毛泽东笑着说:“你姓钱还不够,还要那么多金子呀!小心打你的土豪啊!”大家哄堂大笑,原本拘谨的氛围一下子温馨起来。

一种是文气地说。孔子曰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。如果哇啦哇啦说半天,无点滴文采,着实叫人提不起胃口。要有“语不惊人誓不休”的心性追求,平时下功夫阅读积累,才能口含文气,语润华彩;要与与时俱进,思量而言,创新而语,不能人云亦云,语词老旧霉变。

还有一种是无对错地说。人世间许多情形下是无绝对对错的,要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话语争锋,不要什么事情都要弄出个白或黑,尤其是对家人——家里是不讲理的地方。无对错的事,就无对错地说。

行走

宁白

蒲公英的命运

那次与妻子在莫斯科游览。在莫斯科大学前开阔的广场的一角草坪上,我无意间发现了有六七棵蒲公英,它们散开着,每一支都亭亭玉立。

我想到了随团旅游的小女孩,她应该会喜欢蒲公英。我弯腰在草地的边上摘了四朵,握住长长的根茎,自成一束。

已经走到了靠近莫斯科大学前的马路边,仍不见那位小女孩。这时,正好有四位女团友结伴走来,我与妻说,巧了,正好四人,把蒲公英送她们吧。妻甚赞同。等她们走近,我笑着调侃:给美女献花!女团友被这出其不意的“献花”弄得惊喜不已,连声“谢谢”!

四位团友拿着蒲公英,她们轻快的步子和明朗的笑声,让我知道,四朵蒲公英会在她们的莫斯科旅游记忆中,长久地开放。

第二年的八月,我和妻子去了内蒙古乌兰布统草原,我们租了吉普车,在草原的腹地奔驰。广阔的草原直至天际,牛羊散落,鲜花盛开。我们下车在草地上散漫地走,不经意间,发现了一大片蒲公英,它们围着草,草隔着它们,一丛丛相聚在一起,以细弱的身驱

顶着毛茸茸的脸庞,蜜蜂在它们头顶盘旋,轻轻鸣唱。

这时,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走了过来。我跟他,快来看,蒲公英!他的妈妈摘了一朵,拿在手上,在儿子面前吹起,细碎的毛毛便四处飘散了。妈妈的演示,儿子并不领情——抬起腿在一丛丛的蒲公英中间扫荡起来,瞬间,茸毛飘飞起来,蒲公英一排排地倒下。

浩瀚的大草原不会在意小男孩的扫荡,但他脚下的蒲公英却遭受了一场飞来横祸。一朵本在天地之间自由呼吸、随意绽放的花儿,因人的入侵终结了生命。

晚上,走出帐篷,头顶繁星闪烁,一片安宁。我又想到了莫斯科大学广场上的“献花”,对妻子说,那四位团友应该还会记得我送给她们的蒲公英吧?长在不同地方,遇到了不同的人,蒲公英也会有不同的命运。

妻说,这世上所有的生物都和这蒲公英一样。我语塞。在大自然面前,人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。很多时候,人也是一株脆弱的蒲公英。

评弹

苏凤

且去貌美如花

空灵写意的舞台上,一把二胡、一轮明月、一汪清泉。

茅威涛饰演的阿炳身着粗布白衣,乱发飘逸,在月影中奏起融入了阿炳一生悲欢离合、清冷孤高人生遭际的《二泉映月》。

在西安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,这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带来的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中的一幕。

越剧,一个江南美的代言者,它如烟雨中的粉墙黛瓦,又如幽长的石板小巷,它以淡雅的服饰与妆容,慢打的鼓点和云板,烘托起江南水乡里的柔美梦境。当丝管缓缓响起,它以消磨了音节中所有棱角的软语,充盈入人心。

这样的戏曲样式演绎才子佳人,最合适不过。也因如此,它曾缔造了堪称经典的越剧版《红楼梦》;又把《梁祝》讲述得令人肝肠寸断;还将崔莺莺和张生的聚合离别演绎得婉转惆怅……

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呈现予观者的是一个具有“旧耳朵”“新眼睛”(朱绍玉语,说的是戏曲作曲和表演,不针对越剧)观感的新戏。“旧耳朵”指的是旋律和唱腔传统;“新眼睛”指的是样式之新颖。《二泉映月》之前,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不演民国戏,它曾只演古装戏。

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既继承了越剧一贯的婉转唯美风格,又平添了许多现代审美意趣,在传统抒情和现代思辨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。它虽然没有水袖,没有传统演员舞台呈现的诸多功夫手法,但是它的音乐,它的唱腔,它的旋律,它的唱词,它的舞美,它的妆容……完全让观众沉醉在另一种清丽柔美的梦境中。

不同于其他戏曲样式,越剧的形式美和样式美使得它的道德教化功能让人不会那么反感。在越剧中,人性善恶甚至戏剧冲突都不是它重点。它不负责揭露现实,也不想针砭时弊,更不愿意刻意教化。它就是只负责美,只管貌美如花。

阿炳的故事,评论家傅谨所说,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天才音乐家由于身世问题遭受世态炎凉,在遍尝人间冷暖之后,受到音乐的感召、净化心灵、幡然悔悟的故事。

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当然没有那么做。

它把阿炳的一生放在很多背景之下缓缓道来——没有回避阿炳与生俱来的音乐才华,没有回避他的放浪形骸,也没有回避他内心的恐惧、孤独和逃避,更没有吝惜展现他的善良、质朴,以及他的气节和智慧。最重要的是,阿炳的成长与他的音乐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,演员们则用自己的心灵去触摸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情感、心灵和才华。

这样,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就实现了纯粹展现戏曲本身的美,而不是其他。在我看来,越剧的抒情性远大于它的其他属性。它就是翠烟、拂柳、粉墙黛瓦、烟雨江南的意境。越剧的所有舞台呈现都不会远离这个意境。

新编越剧《二泉映月》将阿炳从一个单纯开朗的年轻男子演绎到自暴自弃、堕落放浪,再到彻底放下悲怆,回归澄澈与明净。之后,他拿起二胡,留下了一曲曲传世佳作。

如同京剧里的男旦塑造的是男人心目理想女人的样子,越剧的女小生也是女人们塑造的女人心目中理想男人的样子。这种性别错位,单纯从形式上看,就非常有趣。伴随着优美的音乐、典雅的唱词,舞台的阿炳,有空灵、梦幻、诗意的质感,这也是越剧女小生本身的特质——形式美,美大于天。

《二泉映月》,一曲终了,大幕拉开,一个天才艺术家(茅威涛)去触摸另一个天才艺术家(阿炳),好戏才刚开始。

(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师)